

后浪出版公司

迷楼

梅子 编
刘以鬯 著

非外借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后浪

迷楼

梅子 编
刘以鬯 著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迷楼 / 刘以鬯著 ; 梅子编 . -- 成都 : 四川人民出版社 , 2017.7 (2017.10 重印)

ISBN 978-7-220-10182-3

I . ①迷… II . ①刘… ②梅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33361 号

本书中文简体版权归属于银杏树下 (北京) 图书有限责任公司。

迷楼

著 者
编 者
选题策划
出版统筹
编辑统筹
特约编辑
责任编辑
装帧制造
营销推广

刘以鬯
梅 子
后浪出版公司
吴兴元
梅天明
朱 岳
唐 婧
墨白空间·韩凝
ONEBOOK

出版发行
网 址
E - m a i l
印 刷
成品尺寸
印 张
字 数
版 次
印 次
书 号
定 价

四川人民出版社 (成都槐树街 2 号)
<http://www.scpph.com>
scrmchs@sina.com
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143 毫米 × 210 毫米
10.5
150 千
2017 年 9 月第 1 版
2017 年 10 月第 2 次
978-7-220-10182-3
45.00 元

后浪出版咨询 (北京) 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: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@hinabook.com

未经许可 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 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 : 010-64010019



作者和夫人罗佩云女士（1957年摄于香港）



香港书展首位年度作家刘以鬯先生（2010年7月，摄于创作成就展览专场）

目录

001 编者的话

第一辑 中篇小说

007 露薏莎

053 蟑螂

099 不，不能再分开了！

第二辑 短篇小说

133 迷楼

139 北京城的最后一章

155 土桥头——乌九与虾姑的故事

171 酒徒

177 热带风雨

199 赫尔兹夫妇

211 链

217 一个月薪水

223 吵架

229 龙须糖与热蔗

239	一九九七
255	崔莺莺与张君瑞
259	蛇
267	蜘蛛精
273	他的梦和他的梦

第三辑 微型小说

277	移居香港后
283	情侣
289	马场奇遇
295	秋
299	风言风语
303	点菜
307	十年
311	六只狗的名字
315	意想不到的事
319	商人
323	到香港仔去看扒龙舟
327	多云有雨
329	译名对照表
330	刘以鬯主要作品年表

编者的话

“不写近三四十年的香港文学史则已，要写便须要先着力写好刘以鬯（1918—）这一笔。”1987年5月，香港文学学者黄继持先生（1938—2002）在《“刘以鬯论”引端》中如是说。他这样断言，自然不是信口开河，而是凭借以下丰厚的事实：首先，刘先生自1936年5月10日，发表小说处女作《安娜·芙洛斯基》开始，直至新世纪初叶近七十年间，有六七千万言笔耕不辍的成果披露于报刊，从中先后董理结集的三百余万言著作，包括了小说、散文和评论，逾四十种（译作除外），有些被译为英、法、意、法兰德斯、日、韩等国语言，夯实了作者在现代香港文坛上的地位，使任何一位研究香港文学的人，都无法从他身边绕过。其次，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新旧世纪交会的半世纪间，作为香港文苑一名辛勤“园丁”，给披荆斩棘、艰难行进的香港文学队伍培育了大批新苗和生力军。

文学是生活的反映，香港文学是香港生活的反映。若仿黄继持先生，说“不想了解近半个世纪香港的生活则已，要想了

解便须着力读好刘先生的相关篇章”，能否成立？我以为可以。眼前这本《迷楼》便足以支持这一判断。

本书是刘以鬯先生的小说精选集，收入了3题中篇、15题短篇和12题微型（极短篇）。作品展示的时间背景，倘着眼于执笔，则跨越了将近一个甲子（1942—2000年），自40年代始，每个10年，都结有硕果；倘着眼于想象，则贯穿现当、观照古今。而涵盖的空间背景，则包括了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，也有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地，甚或某些乌有之乡。你若有心驰骋其间，咀嚼之余，比较归纳之后，想来必会看出这位香港现代杰出作家之一，在创作上的重要特点。

他的关心总落在身处之所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生存状态，如：上海的抗战（《露意莎》），中国香港的“偷渡过台”（《不能再分开了！》）、“九七回归”（《1997》），新加坡的暴动戒严（《赫尔滋夫妇》），马来西亚的心火风情（《热带风雨》）等；不论涉及隋代帝王隋炀帝（《迷楼》）、近代军阀袁世凯（《北京城的最后一章》），还是文学经典《西厢记》（《崔莺莺与张君瑞》）、《西游记》（《蜘蛛精》）、《红楼梦》（《他的梦和他的梦》）、民间故事与传说《白蛇传》（《蛇》）里的生活场景，均以饱满酣畅的笔力描绘之。尤其是香港，因为超过一甲子作息于斯，成了他创作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源泉。这种情况，不仅在他那一代由中国内地南来、如今已是香港文坛前辈的作家群里罕有；即便在其后自四面八方、循各种途径进入这海隅宝地，目下正心

志活跃、意气风发的写作人中也不多见。所以有此，与刘先生永不衰退的童心、好奇心很有关系；直至百岁边上，每到一处，他照例专注留心周遭物事，对新鲜美丽的东西格外兴趣盎然。有志创作的人，应可由此受到启迪。

他的创作追求，用八个字可以概括：“与众不同”“有所发现”。他在《我怎样学习写小说》里曾说：“我在求新求异时，并不‘拒绝一切小说的传统’”，“我不反对现实主义的基本原理，主要因为‘所有小说都会以某种方式与现实主义的一般原则相联系。’”“为了体现个人的风格，我尝试将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。”于是，我们看到了姿彩纷呈的结构：将一个写作人的生存境遇、内心状况与虚构的情节相结合的《蟑螂》；没有故事，但人物相随紧扣的《链》；似乎无人，其实人隐细节之中的《吵架》；反映人性丑恶而又矛盾的《一个月薪水》；从经典翻出新思，如令幻想中的假象重回现实的《蛇》、用间接内心独白重现人性的《蜘蛛精》、揭示文艺家和文艺创作与梦关系微妙的《他的梦和他的梦》等。还有，触面宽泛的微型小说，也一样各有机杼，爱情、亲情、人情；赛马、赌狗、营商；租房、请客、治安等，港人生活的“典型项目”，无日不在上演，在作者笔下却是花样讲究，诸多惊奇；过程尽管曲折怪异，结局大抵蕴涵情味。所以有此，与刘先生修哲学出身、情思丰沛大有相干；直至百岁边上，每独处遐想，虽未克操觚，依旧常有创新冲动。有志创作的人，也应可由此受到启迪。

为使读者有所参考、增加亲切感并减少谬失，编者特撰本文置于书前，还在正文前加上作者手迹照、相片；同时，甄选作品版本后，改正了一些手民之误。

书名的选取，固然因为有现成篇名提供了援用的方便，但更由于它彰显的“高耸形象”，恰可暗喻作者独立思考、矢志突破创作陈规、引人着迷且登临欣赏进而决志步其后尘的业绩。这本选集倘能增进读者对香港文坛这位饮誉遐迩前辈的了解，编辑与出版的付出，当是值得的。

梅子

2017年5月31日夜，于香港。

第一辑 中篇小说

露薏莎

一

长街被雪毯覆盖着，很冷。风在狂笑。街灯暗淡，景象寥落。我踏雪独行，怀着漂泊者的心情，想找一个热闹的所在去买点刺激。时近中宵，应该是熄灯就寝的时候了。我走进“伊甸”——一家有酒有歌有女人的夜总会，拣了一个黝黯处的座位坐下，倾饮威士忌，一杯，两杯，三杯……感性渐次麻痹。

二

当我的故事再一次“淡入”的时候：突然有一串夏威夷的手腕珠，像一支箭般飞到我的桌上。

乐队演奏的“拉康茄”遽然停止，舞池里的男男女女相继回到他们的座位。酒吧间的聚光灯集中照我，全场的绅士和淑女热烈鼓掌。我有点腼腆了，无法用理智去解释这过分陌生的

际遇。这时候，一个全身热带装束的半裸的西洋舞女，从舞池里走到我面前，站在桌旁，凝视我。

全场更兴奋地鼓掌，夹杂着喊叫声。美丽的西洋舞女如同白玉雕像一般站在我的面前。

这个白种女子，有一对大眼睛，脸色黧黑，小嘴含情，头戴“千利达”的珍珠帽，腰间围着七彩的玻璃纸裙，上身是湖色的丝马夹，脚穿银色高跟鞋。

她对我微笑。

“站起来吻我。”她低声说。

“？”我有点莫名其妙。

“吻我！”她重复这个奇特的要求。

我站起，犹豫不决，不知道是否有权这样做。但等不及我用理智来处理行动，她扑到我的身上，轻轻吻了我一下。

她逃往化妆室。

全场喧哗，一种调侃的喧哗。

四隅电灯熄灭，乐队开始演奏狐步舞曲《啄木鸟之歌》，绅士随着淑女走下舞池，一对又一对。

十分钟过后，她换了一套乳白而衣袋和袖管镶着蓝绸的法兰绒便服，婀娜娜娜走到我面前。

“不邀我坐下？”她问。

“是的，”我站起，“请坐。”

她把手提包往桌上一放。我拉开凳子，请她坐下。她回过

头来，以狐媚的笑容表示谢意。从她的发鬓间，我嗅到一阵香气。

“喝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寇拉莎。”她说。

我向侍者要了寇拉莎。

“抽烟？”我打开烟盒，摊在她面前。

“谢谢你。”

她取了一支帕尔摩尔，我给她点上火。她吸一口，边吐烟雾边问：

“不跳舞？”

“厌倦了。”

“厌倦了？”她陡然痴笑起来，笑得很媚。她说：“同我跳舞你永远不会厌倦，来吧！”

未经我同意，就稚气地拉我去跳圆舞曲。十几步圆舞后，在我的耳朵边，她悄悄地问：“刚才为什么不吻我？”

“吻？”我想了一想，“我不一定有这个权利。”

“为什么没有？”

“你也许在做梦？”

“也许。”

她用她涂着粉红色蔻丹的手指点了我的嘴，仰起头，笑了。她说：“如果你不是装傻的话，让我告诉你：我是伊甸夜总会雇用的表演女郎，刚才所表演的节目叫作《午夜》，依照场主的意思，舞终时我必须将手腕珠丢去，哪一位男宾客取得，就有权